

● 張大春

認得幾個字

雖然只是幾個
卻含藏了豐富
我們的世界
都在裡面。

可

$$\begin{array}{r} 12 \\ \times 21 \\ \hline 24 \\ + 24 \\ \hline 252 \end{array}$$

$$\begin{array}{r} 317 \\ + 109 \\ \hline 426 \end{array}$$



[普及本]

认得几个字
张大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认得几个字：普及本 / 张大春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409-3

I. ①认…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5316 号

策划编辑 刘志凌
责任编辑 袁晓琳
装帧设计 尚燕平 陆智昌



世纪文景

认得几个字 (普及本)

张大春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X1240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172,000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409-3/1 · 805
定 价 28.00元

目录

序 / 小学的体温 / 阿城	1
自序 / 你认得字吗?	6
01 恒河沙数	21
02 创造	24
03 赢	27
04 揣	30
05 卒	33
06 乖	36
07 公鸡缓臭屁	39
08 城狐社鼠	42
09 黑	45
10 对话劬斗云	48
11 幸福	51
12 命名	54
13 考	57
14 淘汰	60
15 喻	63
16 离	66
17 羸一足	69
18 值	72
19 做作	75
20 西	78
21 娃	81
22 翻案	84

23 不废话	87	40 墓	143
24 啰唆	90	41 不言	147
25 桉树父子	93	42 祭	150
26 达人	97	43 局	153
27 留名	101	44 橘	156
28 棋	105	45 让	160
29 帅	108	46 罢	163
30 舆图	111	47 假	166
31 那个“我”	115	48 字	169
32 谗	118	49 水	173
33 信	121	50 梦	176
34 最	124	51 怪	179
35 秘密	127	52 卡	182
36 罚	130	53 宠	185
37 厌	134	54 国	189
38 选	137	55 凿	192
39 编	140	56 买	195

57 客.....	198	74 乱.....	250
58 该.....	201	75 痴.....	254
59 临.....	204	76 更.....	257
60 背.....	207	77 緒.....	260
61 练.....	210	78 讳.....	264
62 艺.....	213	79 反.....	267
63 遗.....	216	80 懒诗	270
64 矩.....	219	81 剩.....	273
65 刺.....	223	82 收.....	276
66 节.....	226	83 禿.....	279
67 震.....	229	84 遵.....	283
68 妥.....	232	85 玉.....	287
69 喜.....	235	86 夏.....	293
70 闹.....	238	87 稚.....	298
71 悔.....	241	88 笨.....	301
72 掉.....	244	89 喂.....	304
73 牙.....	247		

序 小学的体温

阿城

1992 年我在台北结识张大春，他总是突然间带他来的朋友，例如：民国某某年国军政战部某某主任之前的主任是谁？快说！或王安石北宋熙平某年有某诗，末一句是什么？他的这个朋友善饮，赤脸游目了一下，吟出末句，大春讪讪地笑，说嗯你可以！大春也会被这个朋友反问，答对了，就哈哈大笑；答不出，就说这个不算，再问再问。我这个做客人的，早已惊得魂飞魄散。

我想起 1969 年，上山下乡去云南，长途卡车上，尘土中，一个新结识的朋友突然问我尼康相机某款点二八的镜头的焦距是多少。我想当下如此仓皇，问这个干什么，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世界

上有这么一种相机，就说不知道。这个朋友随即说出焦距数，接着向我持续说明尼康相机的各种专业数据，逼得我问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只是在练我的记忆力，默记不行，一定要说出来，最好是向别人说出来，说过三遍，绝对就记住了。十多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一台尼康相机，噗哧笑了。

张大春的《认得几个字》，目录上看起来无一字不识，翻开来是父亲教儿女认字，但其实是小学，即汉代的许（慎）郑（玄）之学，再加上清朝的段玉裁。章太炎先生当年在日本东京教授小学，鲁迅、周作人兄弟趋前受教。对于中文写作者来说，汉字小学是很深的知识学问。如果了解一些其中的知识，千万不要像前面张大春那样考别人，如果别人反考你，即使是最熟悉的字，也有你完全想不到的意义在其中。

所以这是一本成人之书，而且是一本颇深的成人之书。但很有意思的是只要你翻看这本书，就会一直看下去，因为这里有两个小孩子，一个叫张容，一个叫张宜。是的，你会认为两个小孩的名合起来是“容易”的意思。大春当然也很“谦虚地称这本书为认得几个字”。把那么不容易的内容讲给大春自己的一儿一女，他们的反应是读者最关心的，也是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说实在，我认为这两个小孩子相当剽悍，原因在于初生牛犊不怕虎。

读这本书时会疑惑，究竟我们是在关心汉字文字学，还是在关心父、子、女的关系？读完了，我告诉自己，这是一本有体温的书。文字学的体温。当年章太炎先生教小学，也是有体温的，推

翻帝制的革命热血体温。

不过令我困惑的是这样一本繁体字的书，如何翻印成简体字而得让不识繁体字的人读得清楚？因为简体字是谈不上小学，也就是中文文字学的。这就不免让人想起繁简之争。

绝大多数拥护简体字的人说出的简化中文字的理由是方便书写，这意味着这部分人将中文字仅视为工具。我认为这是一大盲点，既是盲点，早晚是要吃亏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的人是陆费逵，1909年（到今年正好一百年），他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划案》，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采用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不过第二年2月又通令收回。同时，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1936年10月，容庚《简体字典》出版，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停顿。1950年，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1951年，在登记表

的基础上，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 555 个。1952 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 年底，文改会在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 798 个，简化偏旁 56 个。1955 年，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 10 月，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 515 个，简化偏旁减少为 54 个。1956 年 1 月 28 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23 次会议通过，31 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这一年，我上小学一年级。

如果说上述旨在文字简化，就错了，文字简化只是阶段，最终目的在文字拼音化。钱玄同认为传统汉字“和现代世界文化格不相入”，主张“学校从教学起直到研究最高深的学术，都应该采用拼音新字，而研究固有的汉字，则只为看古书之用”。瞿秋白则认为白话文运动不彻底，“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破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1950 年，毛泽东说过，“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1957 年，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曾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上世纪初对于中文罗马字母化，赵元任曾作一篇《石氏弑狮》讽刺过。

我则是先学注音字母波泼摸佛，又改学罗马拼音字母的波泼摸佛，再后来又改读阿掰猜呆，幸亏有点小聪明，都学会了。

对于中文作家来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积极推动白

话文，推动简体字，推动中文拉丁字母化，还有一项现在不提了，就是大众语，也就是“我手写我口”。鲁迅先生是积极的支持者。当时还有世界语运动，我小时候甚至也接触过世界语，因为自己笨而失望，中断了。

拉杂写这些，是由张大春的《认得几个字》出简体版而发。我认为文字，中文字，只将它视为工具，是大错误。中文字一路发展到现在，本身早已经是一种积淀了，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与发现，这种积淀是一笔财富，一个世界性的大资源。这一点，在大春的这本书里，体现得生动活泼，让我们和书中的两个小孩子一起窥视到中文字的丰富资源。一个煤矿，一个油田，一亩稻子，我们知道是资源，同样，中文字也是资源，不可废弃。简化字的提出和最终实行，说明我们的思维是狭窄的，线性的，是一种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将简体字视为先进工具，在电脑输入的今天，这个理由已经不存在，而且从脑科学的图形辨识实验中我们知道，区别大的形，易于辨识记忆，区别小，则易混淆。

只有将中文字视为一种资源，我们才能从繁简字的工具论的争辩中摆脱出来，准备成为现代人。

感谢大春写了这样一本书。

自序 你认得字吗？

我的女儿刚念上大班不久的某一天，忽然对我说：“你知道我们班‘吴颖姗’的名字怎么写吗？”我说不知道——直到我写这篇文字之际，都不敢十分确认那位同学的名字怎么写。即便在写下“吴颖姗”三字的时候，心中尚不免惶恐，仿佛对那位小朋友有一种“失敬失敬”的歉意。可是我还记得女儿当时得意的表情，她说：“我会写。”

“怎么写呢？”

她表情严肃地告诉我：“‘影’就是影子的‘影’，‘山’就是爬山的‘山’。”



我说：“那么‘吴’呢？”

她想了想，说：“就是很吳的吳。”

“什么叫很吳的吳？”

“就是很吳的吳就对了，你不要问那么多好吗？”

我并没有比她高明多少。基于对当代国人命名的一点常识或成见，我猜想那姓名是“吳穎姍”三字的几率要比“无影山”大很多。同样地，直到我仔细问过老师，才知道“李育紳”不是“李玉生”、而“董承霈”不是“董成沛”。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认识的人、了解的字、明白的意义总会忽然以陌生的姿态出现，吓我们一跳。

小孩子识字的过程往往是从误会开始。利用同音字建立不同意义之间的各种关系，其中不免望文生义，指鹿为马。倘若对于字的好奇穷究能够不止息、不松懈，甚至从理解中得到惊奇的快感以及满足的趣味，或许我们还真有机会认识几个字。否则充其量我们一生之中就在从未真正认识自己使用的文字之中“滑溜”过去了。

几年以前，我在所任事的九八电台网站上开了个讨论的栏目，就叫“识字”。开始的时候十分随兴，每天读书之余，随手摭拾一些罕见的语词，或者是常见而易生误会的语词，把来当成题目，考考那些原本已经算是并不陌生的网友。有趣的不是考倒别人，而是怎么反映自己——几乎每一个题目，都出于我自己在不了解字、词的时候所生的误会。在这里，先举几个题目作例子：

一、识荆是：

1. 荆人、拙荆都是指妻子，识荆就是初次结识自己的妻子之时。
2. 与人初次见面。
3. 发现别人的缺点或拙劣之处。
4. 认识草木名物，引申为格物博学之意。

二、谷驹之叹是：

1. 君王感叹错失任用贤人的机会。
2. 贤人感叹自己不受重用。
3. 山谷里的马被圈养，不得自由奔驰之叹。
4. 御苑的马走失于旷野之中，不得为人驱驰之叹。

三、宦情是：

1. 做官的志趣、企图或意愿。

2. 内廷太监之间的相怜相惜。

3. 官场的风气、情态。

4. 官吏间社交的景况。

以上何者为非？

四、棨戟是：

1. 官吏出行时就用兵器作为前导的仪仗，只是在显示拥有者的威仪而已。

2. 用木材制成，讲究的还披覆赤色或黑色的缯衣，并不具备杀伤力。

3. 康熙赐给王辅臣的“蟠龙豹尾枪”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棨戟”。

4. 在惩治犯了重大过错的家奴时可以动用。

以上何者为非？

五、水嘴是：

1. 喜欢造谣生事的人。

2. 喜欢说闲话、漫无节制的人。

3. 喜欢数落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

4. 喜欢今儿东、明儿西，思想语言不连贯的人。

棨戟：音qǐ jǐ

六、蚁绿是：

1. 有浮沫的酒。
2. 新醅尚未发酵的酒。
3. 青果酿的酒。
4. 冬日启封的酒。

七、“犹来无止”一语中的“犹”是：

1. 如同
2. 尚且
3. 从
4. 可能

哪一个意思？

八、起复是：

1. 官员遭父母丧，守制尚未期满而应召任职。
2. 明、清以后官常：父母丧满期后重行出来做官。
3. 向官厅提出告诉被驳回之后再提申覆。
4. 恢复、康复。

以上何者为非？

九、荒信是：

1. 未经证实的消息。

2. 无法投递的邮件。
3. 饥馑灾变时四散的流言。
4. 误信。

十、裂陕是：

1. 周初周、召二公分陕而治，周公治陕以东，召公治陕以西。
 2. 陕在今河南省。
 3. 朝廷大员出任地方官长。
 4. 让有竞争心的人才在公共事务上一决雌雄。
- 以上何者为非？

上列十条仅仅是我私藏题库的数十百分之一，看起来和中学生语文课的“评量”试题有些近似，然而，其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出“评量”题的先生们或许总知道答案，我却不同，我隔一段时间回头再到计算机档案里叫出这些题目来答，一样猜得七零八落，未必及格。而且往往错在掉进自己设计题目时最得意的陷阱里。

这种题目落在基测命题教授或是升学班老师的手上不见得有一点价值，他们会先考虑：这是什么程度或难度的材料？有没有符合生活化的要求？是不是现代社会常用的语汇资料？以及，还可不可能再刁钻一点？而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做这些题目，或

者是扩充整个儿题库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一面读书、一面发现从我幼年开始认字之时就已经挥之不去的那些认知情境上的误会。举个例子来说，我的父亲跟人介绍我母亲的时候从来都说“这是我‘家里’”，而不说“这是我太太”。他认为称自己的妻子为“太太”是一种僭越、托大。我则一直以为母亲不上班就是因为她老被父亲摆在“家里”。

后来读了点儿书，我才明白，称妻为“家里”是宋代人就有的习惯。而父亲给人写信提到母亲，自然也不会写“我太太”、“我老婆”，他都写“荆人”、“拙荆”——现代的大女人会挺伐的一种蔑称。但是从我认得了“荆”这个字以后，它就跟“母亲”、“中年妇人”甚至“眷村里走来走去的妈妈”分不开了。

“荆”之为妻称，大约是从“荆钗布裙”而来，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六朝，也是在宋人语言环境中才熟极而流的一个成语。或许此字在作为“某人之妻”这个意义上已经死了，以后再也不能借由任何“沙猪”之魂魄而翻生了。可是，对我而言，这个字“有妈妈的味道”。它是我生命中一个形象活跃的字。所以我自己在乍读“识荆”二字的时候，会想到“初次结识自己的妻子”。这当然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在这个答案里，埋伏着我最早接受的伦理教育。在纸上放大了写下那个“荆”字的时候，我父亲是这么说的：“得是个大人物的老婆，才称得起‘太太’呢。”

“那如果我将来是个大人物了呢？”

“那也不可以叫你自己的老婆‘太太’，要叫，还是叫‘家